



潍坊·春

春撞满怀

◎王乐成

昨日晨，天冷瑟瑟。陪母散步，匆匆归家。引路，搀扶，一心在母身，竟未见到柳暗花吐蕊。
又晨，村口处，南湖水响，潺潺如琴；又有啄木鸟啾啾，拨我心弦。不自觉间，出村临湖。严冬时，铁桥泄洪处，冰封厚实，水声淅淅沥沥，时有时无。前些时，春雨骤至，水瀑湍急，吼声震耳，恍然如走进了夏日雨季。

春风，和煦柔柔；春雨，润物无声；春水，细流淙淙；花木，悄然萌醒……这才是春天该有的样子。幽幽花香，似有若无。细嗅，分明是梅香。河两岸的梅坡，金色泛白，已近花尾。映在明镜般河水里的，金色灿灿，生动依旧。

遗憾报春开到荼蘼，一转身，却见连翘挂起金钟一串串。抬眼湖畔，那些绕湖蓬勃着的连翘，眨眼间，仿佛已搭起金色的围栏。那灿灿的金色，照得野鸭们睁不开眼，迷失了方向。

倒映于明镜里的，还有袅袅柳丝，柳苞嫩黄，似微型棒槌。笔挺的杨树林，玉树临风。紫红的杨花，颤颤巍巍，若老爷爷舞动的胡须。

岸畔，十数棵春杏，花苞露白，羞羞怯怯。更有一簇簇骨朵，恰似紫珍珠，莹莹生光。很快的，等暖风一熏，落英缤纷，嫩叶间，便会有青杏躲闪。

杏花落，桃花开。岸畔那几片桃林，枝头萌动，蓓蕾们已是摩拳擦掌，急火火欲登台。台面上三朵淡紫色小地丁，正微微致意。紫地丁与苦苦菜，可是南湖岸畔最火辣、最精彩的花族。待暖风劲吹，会次第绽放。苦苦菜，白的飘雪，黄的洒金；紫地丁，铺就紫莹莹地毯，朝露之下，一片高贵气象。

“叽叽叽叽”，一群小水鸡子欢叫着，飞跑着，平静的湖面，犁开串串水花。水暖鸭先知，天气转暖，冰雪消融，三五只的野鸭群，忽然壮大成十多只。那只离群索居的孤独白鹭，也现身于湖畔。

“咕咕咕，咕咕咕”“喳喳喳，喳喳喳”“啾啾，啾啾”……湖畔，闹得最欢的，莫过于各色鸟儿。斑鸠是常客，喜鹊、灰喜鹊是这儿的正头香主。傲立枝头的是白头翁，“叽叽叽叽”的是大山雀，扛着长长钳子嘴的是戴胜，“嘟嘟嘟”敲得树干震天响的是红腹啄木鸟。偶尔有水鸟飞过，纤细腿，忽闪着银灰色羽衣的是水鸟鸬鹚。鱼鹰也时常光顾，而最多的，还是野鸭和鹭鸶。

春水涣涣，清亮湿润。幼童抛石，激起涟漪串串。那兴奋的脸儿，红红的，那笑声，脆脆的，这才是春光里，最靓、最鲜活的花儿，养眼又醉心。

春色如茶

◎杨炳阳

与朋友聊茶，说起汤色，竟用春色比喻，许是因我喜欢绿茶被水浸泡后，清清淡淡、绿意盈盈的缘故吧。无论龙井、云雾、碧螺春，还是银针、玉芽、毛尖，林林总总的茶，哪一款都能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仿佛春花般纯美香甜，仿佛春风般清爽凛冽，仿佛春雨般梦幻怡人。品茶时的心态就如同走进了浓浓的春色一般。

若能走很远的路汲来一壶山泉，再慢慢烧开，冲洗茶叶，泡出茶汤，然后一闻、二品、三回味，慢条斯理地喝完一壶茶，想那悠然的时光便会生出好些禅意，再烦恼的心境也都自然而然地恬淡了。这时候，若有一本泛黄的书拿在手上，该是多么贴切啊。

春天的到来，恰是泡一壶好茶，急是急不来的，节气上早已立了春，可天气还是阴冷冷，让人离不开暖气、棉衣，也不想出门。直到有一天，突然听到了滚滚的雷声，见到了张扬而下的暴雨，才知道春天已经大张旗鼓地来了。此刻，放眼望去才发现，外面的世界已经颜色大变，原本枯槁焦黄的山体已经呈现出了一幅艳丽的春光图来。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争相斗艳，红色、黄色、白色谁都想独霸天下。可是，春天本来就该五彩斑斓啊，若只有桃花的红，或者梨花的白，又怎么能丰富我们的视野，又怎么能让我们诗兴大发呢？若真是让各种鲜花竞争一回，又有谁敢占尽春光？就好像那茶，纵然一口下去，有些微苦，但稍稍缓和些之后，就会觉得舌尖上漾起一丝丝甜意，且慢慢扩散，细细品来只觉得层次丰富、滋味无穷。连茶的味道都不敢单一，这轻盈的春天又怎么敢让某种物件一枝独秀。苦后回甘，苦中有甘，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禅茶一味了吧。而春色，既然经历了电闪雷鸣后的阵痛，催生了出这样一场盛大的花事，又怎么能让这些花儿分出尊卑呢，这春天的颜色总是不嫌多，只要丰富就好。

拿出品茶时的格调，闻一闻泥土的芬芳，菜花的馥郁。这时候，就应该换上踏青的衣服，走进大自然，品一品这清新的春意。看，那金灿灿的油菜花已经打造出一座座金山；桃花借来了云霞的颜色飞出几朵红晕；而梨花定然是念着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诗句，渴望引起文人的注意；水面上疏影横斜的是刚绽了绿芽的垂柳，空气中满满的都是春的气息。情与景，相互交融，那茶也就泡透了，春色之妙宛如一盅茶，其实茶也醉人。

看够了春日美景，再深深地吸一口气，伸个懒腰，顿时觉得心旷神怡，又恰恰契合了喝茶后那股神清气爽的心境了。

怒放的春天

◎胡明宝

一年四季里，能唤醒花草树木沉睡并使其昂然怒放的，自然是春天了。

春天不会因为小草太小，出身卑微或者小花太碎，寂寂无名而看不起它；春天也不会因为巨大参天、高大巍峨或者花团锦簇，香溢四野而多看一眼。这是春天的秉性，天下草木，皆在心中，一视同仁。

枯草遍布的原野之上，常常是一棵棵紫花地丁先亮出自己的生命之花。紫色的花朵纤如蝶翅，翩翩欲飞，仿佛是鸟巢里刚刚孵出的第一只雏鸟。春天充满喜悦而热情地注视着它，给它微风，给它阳光，给它昂扬的精神。春天有着最博大的胸襟和最仁厚的爱，它不许一棵草、一朵花、一株树在冬天的漫长沉睡中寂寂死去，它负责把它们一一唤醒并温柔以待。那么，就从这小小的不起眼的紫花地丁开始吧，春天的手指一遍一遍拂过大山、平原、盆地、峡谷、荒原，将温暖传递给所有即将醒来和正在醒来的小草，像极具耐心的母亲在清晨唤醒床上的孩子。小草们开始走出又长又沉的梦境，争先恐后破土而出。它们举着绿色旗帜楚楚动人的模样，在尚显灰暗的大地上，像星星一样点亮着人们惊喜的眼眸。

春天的每一缕风都是定了时的闹钟。节气的闹铃声里，小草吐绿，花儿苞苞，树木返青。路边一丛丛连翘火热地开了，它的身边还是光秃秃的海棠，憔悴伶仃的蔷薇。不过别急，春天许以连翘开花，就一定许以海棠芬芳，许以蔷薇飘香。春天不允许一个生命在它的目光和怀抱里陨落。春天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该醒来的再次醒来，让全新的花朵全新绽放，让葱郁的青枝绿叶重新点亮世界。

枝干黑褐，毫无生命迹象的玉兰、榆叶梅、樱花树在

某个早晨突然花朵“炫”满枝头，仿若鼓乐喧天，每棵树都成了群芳竞秀的舞台。山谷里的杏花悄悄地开过又落了，点了胭脂的粉白小花，从高高的枝头凌空飞落，又聚在杏树下，像凝固的彩色水纹，等风吹起涟漪。杏花一落，桃花便在春天的枝头闹翻了天。桃花一开，从古到今，数不清的诗篇也开了。桃花开过，梨花、苹果花、巴旦杏，又白一片，粉一片地在大地上明媚绚烂起来。这便是春天的无私，阳光普照，雨露遍洒，从不偏心。早发的花木在春天里不骄傲，晚发的生命在春天里不自卑。春天赐给它们生命的复苏，也教会它们抱定希望，耐心等待。

惊蛰过了，春分过了，清明过了，节气的闹铃响过一次又一次，那些最早在春的怀抱里醒来的紫花地丁、茵陈、蒲公英、车前草、马齿苋，早已隐身在芳草萋萋中了。“它在丛中笑”是对它们的处境和心胸最高明的概括了。那些缤纷的花树和果树，也已走过花期，以绿得饱满发亮的生命感恩春天，或者悄悄孕育起小小的果实，为一个丰盈的秋天而努力拼搏了。

春天的每一缕阳光纯洁干净，富含营养，大地上的草木大口吮吸着来自天上的养分。河边一排排的绿柳，在明净河水的映照下，像新出浴的少女越发妩媚，秀色可餐。垂钓的人坐在柳荫里，和风习习，水光潋滟，鱼浮子浮沉沉好几次了，他也不理，他是不是醉在绿柳春风里了？

一个都不能少。春天以自己的无私和耐心唤醒了所有的花草树木，这一点没有谁能比得过春天。花草树木更晓得春天的好，所以它们把春天装扮起来，花枝招展，但不艳俗。

无数怒放的生命，让春天的声誉高过任何季节。



春天的声音

◎吕学民

冬去春又回。冬天那张渐次惨淡的妆容，被一日日寒中透暖的春风，经手轻脚地剥离得支离破碎。一张崭新秀美的脸蛋，逐渐清明了起来，馈赠给人间大地一幅欣欣向荣的姿色。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凉丝丝，甜滋滋，宛如醇美的琼浆，润泽着万千生灵，绽放出一面面鲜美的多彩画卷。我把一双耳廓轻轻浸润在大自然的心海，静静地聆听一场恰似天籁般春天的声音。

春天的声音，那是冰冻解封的声音。温暖的阳光，好似蚕丝织就的盖被，轻盈盈，暖融融，丝丝滑滑地暖抚着高天之下的角角落落。冻结的土面不时发出“簌簌簌”的轻微响声，一处处，一片片，那横七竖八的张扬着的裂痕，被酥软的黄土渐渐地掩埋了起来，多像老农憨笑时通透出历经沧桑之后的甘美。那水塘，那沟渠，那河套，连连绵绵的白花花的水面，也凑热闹似地灿开了脸面。那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时短时长，忽高忽低，或急或缓，俨然一曲扣人心弦的交响乐，唱响在大地之上，悠扬动听，震撼人心。

春天的声音，那是春风变幻的声音。春天的风，似孩子的脸色，说变就变。一会儿大，一会儿小；一会儿轻拂，一会儿狂躁；一会儿暖得人心痒痒，一会儿凉得人身颤颤。春天的风，失却了冬日寒风的刺骨，它不是持续不断地吹，而是像一位赶路的走走停停的疲倦的老人，一阵一阵地，唱着“忽悠悠”的曲调。忽而搅得柳枝摇摆，东飘西荡，摇曳多姿，晃帖一树鸟雀的嬉戏；忽而卷起地面的尘土，搞得漫天浑浊，迷离了行路人的眼眸。

春天的声音，那是花草峥嵘的声音。道路旁，公园里，田埂上，山峦间，各种各样的野草，憋足劲儿地，一棵棵，一丛丛地拔

节了。你俯身贴耳过去，那“滋滋滋滋”的生长的律动，轻微，清纯，静谧，干净。每一次的生长，都攀附着春天的臂膀；每一次的生长，都昭示着生命的跳跃。但见各种花儿，一瓣瓣，一朵朵，一簇簇，轻悄悄地，悠悠地次第绽放了开来。满园里，满地，满眼，满耳里，都是绵绵不绝的花开的声音。那声音，有时像舒展筋骨时的“咔咔”声，有时像抽茧剥丝时的“啾啾”声，有时像莺歌燕舞时的“唧唧”声……美妙得令人兴奋，动听得教人咋舌。

春天的声音，那是鸟雀呢喃的声音。迷迷蒙蒙了一个寒季的冬季，鸟雀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恬静和美的季节。一缕缕乍暖还寒的春风，摇醒了它们慵懒疲惫的身躯；一股股清纯含香的气息，激灵了它们酸痛麻涨的脑壳。一只接着一只，一队连着一队，一群赶着一群，激灵地窜出那窝毫无生机的巢窠，舒展羽翼，奋力飞向那片无限的高空，追逐一场昂扬向上的生命的蓬勃。那啼鸣，婉转水灵，悠扬澄明；那啼鸣，点染了春天的烂漫，灵动了明丽的生活。

春天的声音，那是农人春播的声音。勤劳善良的庄稼人，把各样的农具打磨得锃亮锋利，趁春光大好，翻耕，播种。一张张黧黑的脸庞，映照在肥沃的黄土地上，满是欣喜，满是希望。那犁铧土地的翻车，“突突突”地冒着青烟，往来穿梭，马不停蹄。那播种谷物的机车，“咔嚓咔嚓”地挖穴下种，踏着节拍，有章有节。那一户紧挨一户的农田里，闪动着一个个忙忙碌碌的身影，点种下一枚枚火红火红的冀望，奏响出一阙欢快欢快的精彩乐章。

春天的声音，萦绕在耳际，声声街街；春天的声音，洒播在大地上，声声滴翠。走进大自然吧，徜徉在这一汪浓郁曼妙的愉悦里，倾听春天的声音，采摘下一季的缤纷！

